

# 愛與學習(十)—— 踩在雲端的孩子

在服事主的路上，  
辛苦與困難是必然的挑戰，  
但敬畏神的人，  
必能得到神的同工。

教育  
專欄

耕心更新——  
陪他成長



在安息日下午等待中級班開始聚會前，幾位已經在兒教組見習的青年們，圍在一起分享今天的兒聚心得。

「一想到要在幼稚班上崇拜課，就覺得這對自己的自信心是很大的挑戰，唉！讓人恐慌得很，課程內容不多，五分鐘我就全說完了，然後我就完了……」小可心有餘悸的說。

「怎樣啦！有這麼慘嗎？我在幼年班也是很怕崇拜課，小朋友在家裡都聽過聖經故事，上課時我最怕聽到的話就是才開口時，下面就有聲音說：『哎呀，這個故事我知道啦，都聽過很多次了』，瞬間讓人覺得超無力、快虛脫了。」純真很無奈的苦笑著，一副很能體會的樣子。

看起來瀟灑的志誠在一旁開口說：「幹嘛，有那麼悲情嗎？不過就是上課而已。」

小可沒好氣地斜眼看他，隨即又低下頭來，繼續為自己難過；純真則是幽幽的嘆一口氣。志誠一看兩人的樣子，馬上為自己分辯說：「哎呀！我沒有那個意思……」

米米忍不住說：「對啦，對啦，你不是那個意思啦！你只是很白目。」說完這話，米米就把手放在小可肩膀上拍拍。今天小可的挫折，她可是目睹的，米米心有戚戚焉，因為再過兩週就輪到自已了。

有點不好意思、又有點惱羞成怒的志誠說：「喂！妳們不要以為在少年班就好混，我也是有千百般的，嗯……委屈。」他搔搔頭又說：「哎呦！妳們想，他們在幼年班都聽到熟的故事，到少年班時，簡直變成專家。我第一次上課時，你們知道嗎……」

志誠表情十足的比劃著，開始說起他的困境：「我在台上看他們，他們也看我，然後他們瞪著我。接著，有的抬頭，有的低頭玩筆、閉目思索，最後還有人將嘴角拉起一個弧形，真不知是欣賞或是嘲笑我的上課方式。哎……，我都以為我在表演『脫口秀』，要不就是演講比賽，班上都靜悄悄地沒有聲音。」

大家聽到志誠的窘境，尤其是他臉上的表情逗趣，讓小可和純真都笑了出來，兩人的心裡似乎也好過了點，精神也振作一些。小可本想安慰志誠，但他看起來一派瀟灑，並不需要。

上課鈴響起，屬於他們的中級班聚會開始了。詩歌總是振奮人心，大家似乎都在詩頌課中得到安慰，此時小可忽然問米米：「今天誰是上第二節崇拜的老師？」米米小聲的回答：「是阿土師啦。」小可點頭表示收到。

經過詩歌的洗滌，小可的心情逐漸平復，看阿土師在前面講課，她忍不住地想：阿土師最厲害的地方，就是把有趣的課變得無聊又愛說教，常常說了一堆，又繞了一圈，就是沒說到主題，唉！真是無言。

小可不經意地看向坐在旁邊的米米，米米很認真的在看課本，小可又看一眼：「噢！課本怎麼不一樣？」

米米發現了小可的疑問，就秀出封面，是幼年班課本。小可點頭表示知道了，心想：「米米早上被我嚇壞了，現在正在默背課文，唉！真可憐。」

其實早上的崇拜課並沒有那麼糟，剛開始上課時，一切都很順當，直到意外發生……。當時小可講的是「嬰兒摩西」的故事，為了加強小朋友的印象，她還準備了籐編搖籃和娃娃。

正當小可拿起娃娃時，包在娃娃身上的布巾卻勾住搖籃邊框的籐條，以至於整條巾子滑落。本來安靜聽故事的孩子，看見了先是愣了一下，接著便哄堂大笑。小女生七嘴八舌的要老師別讓娃娃光著身體，會感冒……；小男生邊笑邊說著：「羞羞臉，沒穿衣服，哈哈……。」

當下小可有些尷尬，加上屬於新手的緊張，幸好旁邊的老師迅速協助，她才能繼續課程。但小可已經慌了，匆忙中，只是快速的把故事講完，急忙結束這一堂課。

下課時，小可難過許久，「為甚麼事情會這樣子呢？」

全部過程米米都有看見，她還看見小可備課時的用心，但這一切，都因為一個不小心而破壞了。

米米除了心疼小可，還為兩個星期後自己的崇拜課擔憂，除了認真準備、加強禱告外，真是想不出其他方法了。

中級班課堂上，阿土師繼續說著：「保羅……。」一派瀟灑的志誠，背靠著牆壁，兩眼直視前方，腦海裡卻盤旋著剛剛與小可、米米、純真的一席談話。他懊惱地想著：幹嘛把自己的祕密說出來。

原本，只是想找小可哈啦一下，順便問問智偉哥在忙些什麼？誰知話匣子一開，自己先洩漏了大祕密。

一派瀟灑的志誠，看起來什麼都不在乎，講起話來一付成熟穩健、勇於承擔、辯才無礙的樣子。但真實的志誠其實是膽小、害羞，他總覺得自己很虛，為了不讓別人看穿，於是他像變色龍般的偽裝著自己。

志誠無力的搖頭想著：原來很多事並不像看起來的那般簡單，我以為幼稚班、幼年班比較好混，直到聽見純真和小可的問題，才明白事情和自己想的不一樣。志誠逐漸陷入沉思中。

純真聽著阿土師講課的聲音，類似的課自己也曾聽過，那是一場專題講道，雖說是

在會堂聚會，可是她不但聽得有意思極了，還去買了一本有關保羅的書，把保羅的故事狠狠地研究一番，並將保羅的傳道路線給默寫出來。

「這麼精彩的故事，阿土師也真是厲害，能講成這樣，讓大家都昏昏欲睡，唉！」純真在心裡嘀咕著。

正在無聊之際，她忽然想到：「應該不是在乎故事被說過多少次，而是說故事的人怎樣看待說故事這件事。」純真似乎開始有了眉目，她又想：「那我的問題呢？又是該如何解決呢？」她眼望前方的黑板，想找出答案。

小可也在這時，突然有了些感觸。

早上的課雖然讓小可有所刺激，但在看了阿土師的講課後，小可的思緒便開始更新。以前看待阿土師的課，總是感到無聊或是不耐；但在自己講過課後，才知道主領一堂課並不是那麼容易的。

沒上講台不知上台的難處，原來課要上好真是不容易。想起班負責晴晴在自己上課前，只說：「小可，我知道妳準備得很好，現在放輕鬆、深呼吸，把一切都交託給神。」

課後的檢討時，晴晴也只是說了句：「感謝主，課都有說清楚，小可做得很好。小可要學習的功課，就是盡力準備，然後交託神，讓自己放輕鬆。」沒有指責，而是拍拍手以資鼓勵。

「或許阿土師跟自己一樣，準備許多，但就是無法放輕鬆，以致課越說越無法抓住要點。」小可心裡這樣想。

小可決定不要再為早上的課難過了，與其難過，不如思考如何讓自己學習得更好，既然是教員，沉溺在挫折太久也不對，這樣就不是主的好僕人；更何況下課時，學員們都說今天的課好好玩，他們一定印象深刻，把悲劇變成喜劇，自己也徒呼奈何啦！

小可不自覺地在嘴角拉起一個弧形，隨即用手摀住，她可不想讓阿土師誤解自己在嘲笑他。

此時，眼望黑板的純真，正沉溺在尋求答案的邊緣，當阿土師說到：「保羅和西拉就算被下到監獄，他們也不放棄宣揚福音，堅持是一種態度……。」

純真的嘴角忽然拉起一個弧形，隨即用手快快摀住，她可不想讓阿土師誤解了。她已經想到下一次主領時，對於自己的上課方式要如何轉變，就像榮恩老師曾經對她的勉勵：「既然有準備也有禱告，就放膽上課，不要被小朋友影響。」

坐在另一旁的志誠，忽然被自己的打盹嚇醒，他嘆了口氣，看看手錶再看看旁邊的人，發現小可和純真紛紛先後摀嘴，不禁低頭偷笑，心想：「一句話的影響真的很大。」

就在此時，志誠頓住了，他想起有次跟智偉哥聊天，智偉哥說：「不要輕看少年班，這年紀的孩子已具備一定的成熟度，在跟他們上課時，不可呼嚨他們，更不可虛張聲勢，以免他們瞧不起你。在少年班，想要把課上好，一定要和他們多接觸、多關心，除了課本外，還要加入他們需求的元素，才能得到他們的認同……。」

志誠想到這裡，抬起頭來看向前方，阿土師的課已接近尾聲，阿土師說著：「保羅雖出生在極優秀的家庭，又有學問；但在傳道的路上，他放下自己，只為耶穌。不管遇到甚麼艱苦，都是靠主、靠著聖靈的幫助……。」

「就是這個。」志誠的大腦豁然開朗起來，他想：「因為刻意的偽裝自己，反把自己弄得憋扭又很不自然，看來我要修正的點還很多……。」

這一堂課裡，很奇妙地，每個人都尋到了自己的答案，每個問題也都有了解決的方法。

× × × ×

這些從小在信仰上被照顧、被呵護的孩子，都好似踩在雲端上的天使，所接受的愛與關懷，就像軟綿綿的雲，層層包圍著他們。在破繭而出時，他們就像剛學步的幼兒，前面的路還很長，當引導他們如何平穩地走在主的路上。成為教員只是起步，是為了讓孩子對神、對福音，有更深層的認識，在事奉的事上有分。

## 讀者迴響 文／家玉

你持守這個為美，那個也不要鬆手；因為敬畏神的人，必從這兩樣出來（傳七18）。

小可、純真、志誠及米米都是年輕教員，在服事的路上，因著屬靈經驗的不同，有著各自的難處：

小可在幼稚班，聖經故事5分鐘就說完了。

純真在幼年班，講述聖經故事時會被小朋友嗆「聽過很多次！」

志誠在少年班，則是面對著一群沒有反應的少年學子，不是抬頭發呆、低頭玩筆，就是閉目沒有聲音。

雖然一開始大家授課時的果效令人挫敗，但可喜的是，這幾位主人翁都能在挫敗中反省，並且向「上」尋求協助。到了最後，從他們各自心中的反省及觀察體會裡，可以看出，這群主羊因著擔任教員，在學習服事的歷程中，靈性成長的地方：

米米：除了加強禱告外，想不出其他的方法。

純真：應該不是在乎故事被說過多少次，而是說故事的人怎樣看待說故事這件事。

小可：與其難過，不如思考如何讓自己學習得更好，既然是教員，沉溺在挫折太久

也不對……。

志誠：因著阿土師講述到保羅的傳道精神「放下自己，只為耶穌……」，想起一直「偽裝自己」的他，反把自己弄得憋扭又很不自然……。

最後，讓整個宗教教育的氛圍充滿了前進力量的，則是屬靈同工們的鼓勵：

晴晴：盡力準備，然後交託神，讓自己放輕鬆。

榮恩：既然有準備也有禱告，就放膽上課，不要被小朋友影響。

智偉：要把課上好，一定要和他們多接觸、多關心……。

在服事主的路上，辛苦與困難是必然的挑戰，但敬畏神的人，必能得到神的同工；相信若干年後，這群年輕教員也會變成鼓勵後輩的屬靈同伴，大家一起為神家努力。✠

